

衍景泰回忆录（续完）·····	王海（134）
封维德与梁河茶·····	梁碧（149）
英雇佣军中的三个景颇人·····	雷冯辉（156）
瑞丽户育山官特权·····	刘学尧（167）
重访芒市有感·····	朱家修（170）

功 绩 留 边 陲

—— 忆 段 华 民 同 志

吴治潮

段华民同志离开我们已三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的功绩永远留在边疆各族人民心中。我认识华民同志是在一九六〇年春天，最后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多年中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六年。六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他许许多多事迹感人肺腑，使人永远不能忘怀。下面记的，就是许多事迹中的点滴片断。

情况变了，党的领导不能忘

一九八三年九月，华民同志应邀参加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建州三十周年庆典，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庆祝活动后的一天下午，石有才副书记告诉我：“华民同志晚上没有安排其他事，他要找你谈谈。”晚八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赶到华民同志住处。还不等我开口，他就风趣地说：“这几天你们是忙人，不想打扰你们。前次调离德宏也来不及谈谈，今晚有空就好好谈一谈吧。”因为好多年总是找不到机会与领导谈心，现在领导主动找自己，心里的热乎

劲就不待说了。话匣子打开后，我主动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和思想。最后就汇报说：“党政分设后，组织决定我到政府办工作。对政府工作我不熟悉，担心完不成任务，有负党的期望。思想不通，但组织服从。”华民同志听到这里一下子收住笑脸，严肃地说：“作为共产党员首要的就是服从组织，听从党的召唤。暂时思想不太通是允许的，但要想通，否则就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告诫说：“现在党政分设，一个地区设几套班子，这是民主政治的主要体现。但有人认为几套班子一竿子高，那是错误。”“不论搞什么工作都不能忘记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边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这是真理。”“当然，不忘党的领导，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向党委请示汇报，而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关大局的大事，要事，只能由党委作出决定，不能各行其是。”华民同志的精辟见解，使我又一次受到深刻教育。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华民同志的早逝，实在令人痛心！

调整，是为了更大的前进

一九六二年元旦刚过，盈江县委就忙着研究贯彻州委关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决定。几天来华民同志一反常态，抛弃了饭后在葡萄架下对弈的乐趣，独自在县委办公楼前来回走动，苦苦思索着如何贯彻好这项重大决策。一天下午，他把办公室几个同志召去开会，学习州委决定和全州试

点经验。学习中大家疑虑很大，怕一轰而散，使合作化倒退。华民同志针对大家的疑虑，一针见血地说：“我反复考虑过，州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盈江县，确有一批合作社是一轰而起的。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出现人入社心不入社，出现水田入社旱地和大牲畜不入社的局面。每年花大量精力去巩固，其实巩固不了，这样的社，停办了更有利于生产发展。退，实际就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在分析全县合作化形势后，他接着说：“为了贯彻州委指示，县委决定，经过宣传党的政策以后，国境一线地区，凡不愿办社的都可以停办，二线地区（指山区）可停办一批社，不愿入社的户可以退；三线地区（指坝区）的社原则上不停办，但不愿入社的户也可以退。”听了华民同志指示，大家的心宽松了一些，但顾虑并没有完全解除。会上他指定我带领工作组到地处国境线的乌帕乡搞试点。试点中停办了一批社，退了一批农户，调动了两种（集体和个体）生产积极性，充分显示了政策的巨大威力。记得距离国境线五百多米的一个景颇族小寨子，原决定停办，但反复做工作后群众就是不愿停。他们说：“只要给五十把户撒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走定了。”这件事向华民同志汇报后，他非常高兴地说：“对于一时不愿入社的户都允许退，对于坚定办社的要坚决支持。”当即指示县商业局长送五十把户撒刀给乌德社。一线试点后，又指示我们在二线（龙盆乡）、三线（胜龙乡）进行试点，从而保证了在全县范围内正确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政策。

严格要求，才能健康成长

有人说：“华民同志的脑子就是一天到晚在干部身上打转转，抓住一点，说个没完。”这是不公平的。据我所知，华民同志十分重视对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教育，坚持任人唯贤的政策。对于在政治上夸夸其谈，组织上离心离德，思想上患得患失的干部，华民同志是从来不屑一顾的。但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干部，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只要承认，而又改正了错误，他都不究既往，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各尽其能。他对干部从严要求，耐心教育，一旦发现干部行将犯错误，便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挽救。他说：“不严就不能培养出好干部。”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六十年代初，有一位平时工作较好的干部，一度思想糊涂，如果构成事实，这位同志就将毁于一旦。在这关键时刻，华民同志不是等他犯了错误再去处理，而是及时地进行挽救。他闻讯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具体安排。组成两个工作组，一组找到那位即将犯错误的同志谈话，一组做好有关方面的善后工作。工作组出发后，华民同志焦虑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直到工作组报告了顺利处理结果，华民同志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而这位同志经过这次严肃认真的教育帮助。思想政治觉悟很快提高，健康成长，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成了一名好党员，好干部。二十年后华民同志提到此事，深有感触地说：“在原则问题上就是要严，放弃原则作为领导就是渎职，对干部就是坑害。那时如不采取‘不近人情’的措施，怎么会有现在的美满结果呢！”

对待同志，关怀备至

华民同志对待干部，对待基层职工都非常体贴，关怀备至。他常说：“我们既要求干部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又要对他们具体的、特殊的困难主动照顾。不能只叫马儿跑得好，不叫马儿吃得饱。”有一个民族领导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要求组织给予照顾。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是副州长，国家每月定量供应他一点紧缺物资，但他从不购买，主动让给基层的同志。六十年代末，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爱人、子女全部撵回农村。长子参军复员回来，他又主动送到农村；独女儿在乡村生病，因得不到及时医治不幸死亡，病故时这位同志在离家两百多公里外的边寨蹲点。这样的好同志、好领导，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照顾，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但组织上并没有忘记他，仍时时惦念着他的困难。一九七八年华民同志对我说，那位领导同志爱人在农村，身边一个子女没有，实际困难太多。州委定了，按政策把他的家属子女转回城镇落户，你负责办好。根据州委决定，我便亲自办理。但是这位领导不同意全办，只让办老伴和两个小孩子的户口。我一时为难，最后只好照这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办。

华民同志不仅对同级领导，对基层职工也非常关心。记得一九六二年除夕，他对我说：“明天是旧历大年初一，你去告诉厨房师傅，叫他们休息，我们下厨房。”当时，我既高兴，又很担心。高兴的是华民同志想得周到，但担心我帮不了忙，做不好面食。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第二天一早，

华民同志就到厨房里。还不待我开口，他就说：“今天给大家吃山西饭——面疙瘩，这种面食既好做，又好吃。”我没见过面疙瘩，更不会做，只好做点杂活。只见他熟练地和面、揉面，把揉好的面赶成圆条，用刀切成小段，然后用手搓成弹弓子大小，放入清水锅内煮熟，再盛入碗内，加上葱、姜、胡椒面、山西醋……等佐料，吃起来颇有风味。下午，华民同志继续做晚饭，参加中灶食堂的同志也一齐帮厨，有削面的，有烫酒的，还有……大伙热热闹闹，欢度了新春佳节。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华民同志“一生勤勤恳恳，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忍辱负重，能上能下，服从分配，直到生命最后一息^①”。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在我认识他并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日子里，时时事事都可体现出这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一天晚上，华民同志把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叫到一起，声色俱厉地说：“谁叫你们在我住处后面修一个小厕所，又专门开一道小门？有的人口口声声讲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实际是另一回事。广大干部能到大厕所去，为何当书记的不能去？许多同志可以绕道上班，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走几步？领导和被领导只存在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最后他以命令口吻说：“小门明天堵死，厕所限期拆除，不管谁决定的，就这样办！”那时我刚到州委机关工作，华民同志批评的事我摸不着头脑，只好告辞出来。下来我向有关同志问清了情况，作了研究，第

二天把研究的情况向华民同志汇报，并于当天把通往广场的小门堵死。至于小厕所，我说已花了上千元钱，建盖时也不是专供领导使用，住在周围的同志都可使用，我们意见是不要拆除了，改成围墙内外双开门。听了汇报，华民同志勉强同意。但他十分严肃地说：“小厕所只要多数人用得上就保留着，但围墙后面一定要保证使用。”过了几天，当他见到小门只有木板钉着时，又叮嘱我们：“小门不能光钉木板，一定要用土基堵死，今后谁也不准开。”

华民同志不讲特殊，不谋私利的事例很多，我亲身经历一件事，颇受教育。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华民同志陪同一些领导到盈江检查指导工作。一个山区听说领导要去，一面准备汇报材料，一面派人打捞了几尾鲜鱼，还包了饺子，欢欢喜喜迎领导。可是当华民同志步入饭堂，谈笑风生的气氛突然消失，只见他默坐一旁，陷入沉思。正当大家准备开席时，他拿着两个馒头拂袖而去。在场的见首长生气，也都相继退席。据说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一九六六年春，州委在瑞丽县一个山区召开会议，县委尽力为会议作了准备，专门从班子里请了烹调师傅。可是第一天就餐时，华民同志对丰盛菜肴十分反感，愤然离席，下令不准大吃大喝。我跟随华民同志上山下乡几十次，每次出发他都不让打电话，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叮嘱主人不准特殊招待，走时照章交饭钱。他常说：“宋朝范仲淹都懂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只图个人享受，置群众利益于不顾，那么连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都不如，还称得上什么共产党员呢？”

华民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还表现在他每次工作升调中。

我经历过他两次工作调动，每次都不张扬，不开话别会、欢送会，更不准宴请。一九七八年调曲靖工作时，开初他只让少数同志知道，临走的头天下午才召开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会议，先讲了工作，后来才提到他的工作调动了，他相信接替的同志一定会把德宏工作做得更好，要大家支持新领导工作。会议前后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当晚，有的同志知道段书记次日要走，不约而同地来话别。人越来越多，家里挤不下，就临时抬了几条长凳让大家围坐在大树下，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工作、话家常。直到深夜华民同志主动劝大家休息，并同所有同志一一握手，依依道别。

如今大院的青松更苍劲挺拔，华民的功绩永存！

注①：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的《讣告》。

难忘的嘉言懿行

何体龙

“宁 逃 勿 捕”

“宁逃勿捕”这四个字，是段华民同志担任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副州长，兼任中共盈江县委书记时，在有关部门呈报对一名将要出逃的民族上层人士拟予逮捕法办报告上的批示。报告的主要根据是有材料检举该上层是敌特。段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把人家抓了关起来，从而批了这四个字。我认为“宁逃勿捕”这四个字批得正确，是他一生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高度体现。但是，也就为这四个字，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胡乱上纲上线，被打得皮开肉绽。

“艺术允许夸张嘛！”

一九六九年初，德宏党政机关全部被“一锅端”到了潞西县那目“斗批改学习班”（即五·七干校）学习。一天下午，来了一帮人演出他们的自编节目《边城风暴》。这个节目不仅把段华民、谢彦龙、焦占魁等同志丑化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一般工作人员也歪曲得一塌糊涂。有个情节讲的是“段

华民钓鱼”。我知道段华民不会摸鱼，他怕鱼刺戳嘴，平常也不喜欢吃鱼，所以更不相信他会去钓鱼。但没有机会去问他，心中疑团一直解不开。一九七一年省委组织力量对边疆的动乱情况进行调查，段任德宏组组长，杨有生同志任副组长，带领省属部门一些同志到第一线瑞丽调查，我也参加了调查组，留在他们身边整理材料。一天，我们乘车到顿洪寨子向一家傣族群众了解情况。在傣家竹楼上，我突然想起《边城风暴》中钓鱼的情节，就问他说：“老段，你是连鱼都不吃的人，怎么会去钓鱼？”那个时间，上下级之间都不称呼职务，直喊“某某”。老段笑笑回答说：“不然怎么叫夸张，艺术加工嘛？艺术允许夸张。”杨有生同志风趣地说：“你这个老何呀！太老实了。”我这才恍然大悟，那是不怀好意的人为了攻击段华民故意编造出来的。

对雷春国案要复查

一九七八年段华民同志调离德宏赴曲靖任地委书记前，在一次州委常委会议上，听取了我們关于落实政策工作情况汇报后，他叫我谈谈对雷春国案的复查情况。任兴有同志谈了我们办公室对“雷案”的认识，即雷春国是在“文革”大风暴的威逼下死的。雷春国是在给党委负责同志、州人委负责同志写下遗书之后死的，但是他不该同时让其妻子和两个女儿一道死去……我们还未汇报完，段华民同志说：“对雷春国案要复查，要重视，常委要讨论。”在他讲了之后，常委、书记们立刻讨论，发言表态都很积极。刘贵成、王寿南、杨有生、张文才……都发了言，石有才同志是否在场我

记不清了。大家一致认为，对雷春国应该重新认识，至少应肯定两点：一是他受到严重威逼；二是不愿妻子儿女再遭痛苦。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对他应当给予肯定。就是说雷春国是好同志。并责成我们组织力量进行认真复查，向州委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雷春国同志经过省委批准，得到了平反昭雪。

“需要办实事的人！”

华民同志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党需要办实事的人！”他坚决反对那种讲得冠冕堂皇，不反映实际情况，不干实事的人。有一位在五十年代末期提拔起来的民族干部，有文化，有理想，敢作敢为，工作成绩突出，由于海外关系，长期没有使他充分发挥作用。华民同志多次向上级推荐要重视这位同志，都被否定。一九八二年夏秋，华民同志以副省长身份，带领省委工作组到德宏贯彻中央有关文件，开展打击在经济领域内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工作。他与州委一起讨论决定了许多决策性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总结前面讲到的那位同志主持的部门工作时，华民同志说：××同志工作是好的，也有水平，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不知要压到何时？报他为正职上面不批，只好州委决定搞了个代职。重视干实事的人，党的事业才有希望。在一次会议上，段华民提议，领导小组要让吴荣保参加。他说：“吴荣保同志，是个好管家，是把铁钥匙。一级党委和政府有这样的人理财就放心了。”

要尊重少数民族

段华民同志常提醒我们，在民族地区工作，时时刻刻都要尊重民族风俗，一些小问题不注意，也会伤害民族的自尊心，影响团结。他说，他在铜壁关小学里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衣着讲究，很干净，很懂事，就顺口说了句“这小孩子很象汉族。”话说出了感到后悔，马上又补充道：“景颇族的小女孩也很好看，很聪明。”他说，这句话完全是一时失言，害得同去的一位民族干部几天想不通，认为我把他们景颇族小孩说成象汉族小孩，是歧视他们。直到后来在县委会议上，这位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评，华民同志当面道歉，并说明是无意的，才取得了谅解。这件事对他教育很大。为此，他强调外来干部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主动搞好民族团结。

往事依稀

方御龙 方小岩整理

编者按：

方御龙是解放前芒市土司。一九五〇年外出，在国外流亡三十余年后，于一九八四年回国定居。现任德宏州政协委员，潞西县政协副主席。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我出生在芒市安抚使司署的正房里。我要强调“正房”这两个字，因为正房是正印夫人居住的地方。正印夫人掌握着象征权力的安抚使的大印。正印夫人为土司的原配夫人。按照封建土司制度的传统，正印夫人的长子才能承袭安抚使的职位。庶出无权承袭。

我的祖父方正德，娶南甸龚家的三小姐（龚绶的三娘），生我父亲方克明和二叔；又娶耿马土司的小姐，生四子，即克光、克嘉、克宴、克敏；再娶景兆文家小姐，生一子，即克胜。我父亲方克明是老大，承袭了芒市二十三代安抚使。我们有兄弟三人。大哥方云龙，二哥方呈龙，我是老三。小时候，衙门里的人有的称我三叔，有的称我三哥，佣人多叫我“小老板”。

一九一三年我父亲承袭芒市土司。在任十八年，于一九三一年逝世，时年四十岁。老祖母召集属官、地方头人议事，决定由我大哥方云龙承袭。但大哥年纪尚小，暂由三叔——我父亲与异母兄弟方克光代办，出掌地方事务。

二哥十一岁时夭亡。大哥方云龙长至十七岁，娶怒江司官线家的小姐为正印夫人，正式承袭。一九三五年，大哥在南门菩提寺参加佛事活动时候，猝然而死。谁来承袭芒市土司呢？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应袭——即法定的土司继承人。由于年纪还小，是个十岁的孩子，只好再次由三叔方克光担任代办。

老祖母从小对我钟爱备至。大哥去世以后，老祖母更加疼爱我，要我整天在她身边，不离左右。不见我几分钟，便命随从赶快找我回来。老祖母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她怕我再步我大哥方云龙之后。她常常含着眼泪对我说：“御龙啊！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三个孙子也死了两个！我面前没有人啦！只剩下你啦！所以，儿子是你，孙子也是你！你要好好地听祖母的话呀！”老祖母语重心长。人非草木，我能不动心吗？我一直十分孝顺她。

老祖母是南甸土司龚家小姐，小时候读过很多老古书。她常给我讲家谱，讲历史，讲故事等。她不仅仅文化水平高，而且颇有胆识。家里人告诉我：父亲方克明执政时候，他最信任的堂叔方正亮长住勐戛，渐生异心，后来，方正亮领着大批武装从勐戛到了轩岗。芒市大河以西各畛，都向方正亮表示效忠。祖父方正德避往南甸，父亲方克明被囚于龙陵厅。司署无人主事，整个芒市坝子大乱，形势危急。在这生死关头，老祖母挺身而出，运筹决策。一方面派人往龙

陵厅，上下出钱，打通关节，营救父亲；另一方面将家里的小孩子送到南甸司署暂避，并且向南甸土司请援。与此同时，老祖母召集了芒市大河以东的畹头、司署忠贞不二的属官，迅速组织起一支武装部队，准备征讨方正亮。数日后，南甸支援部队到来，南甸土司还借给了一些新式武器——德造九响，德造三七开等。有了好枪，有了支援部队，人人胆壮，士气大振。老祖母亲自率领队伍，出征畹头。一个女人领兵打仗，而且还打了胜仗，可见老祖母的胆识、气魄。后来，迤西腾越临道台等官员出面调停，命双方罢兵，才言归于好。父亲也释放归来，继续任土司。经过这场战争，老祖母威名大振，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服。老祖母在给我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用下述两句话概括她亲自出征的动机。她说：我们是女人，女人死了不要紧，男人还可以再娶。而男人——司官，绝不能随随便便死，安抚使的大印要一代代传下去呢！老祖母作为司署中最有权威的人，安抚使的大印，理所当然地由她保存着。这方印是银铸的，盛在一个雕刻精致的木盒里，用红缎子包着。每年只露面两次，即腊月封印和正月开印时候。封印和开印的仪式都很庄严。自从大哥去世以后，就再也不举行封印和开印的仪式了，老祖母从不把印拿出来露面。

我在老祖母的膝下长大。父亲及兄长的去世，忽然把我的地位推到最高层。老祖母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我，一方面加紧对我教育培养。她为我请了三个老师——两个汉文老师，一个傣文老师。花厅是我读书的地方，老师就住在花厅里面。

我的母亲名盖宝乾，是腊撒土司盖雪亭的妹妹。

她没有读过多少书。母亲终日操劳家务，不喜欢过问政事。家里上坟、宴客等事情，都由母亲主持办理。老祖母要供佛，事先一切准备工作便是母亲负责。

小时候，家里人常常向我提起的，是曾祖母养的一只鸚鵡。红嘴，绿毛，非常漂亮。这只鸚鵡通人性，能仿人说话。司署上上下下都喜欢它。它能叫出司署里所有人的名字。它叫老祖母“召法勳”，叫我母亲“召勳撒”，这只鸚鵡晚上栖于曾祖母床头帐架上。家里人对鸚鵡说：“你不要屙屎在房里。”鸚鵡回答道：“不会、不会。”曾祖母上英房拜佛，问鸚鵡去不去？它回答说：“去不得，猫多。”有人骂它，它居然能与人对骂。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随从慌慌张张来报：滇缅公路挤满了撤退的汽车和逃难的人。我急急忙忙去看。哟！卡车，轿车，军车一辆紧接着一辆，往保山方向疾驰。公路两旁是步行逃难的华侨，夹杂着军人、伤兵、骡马。难民扶老携幼，形色慌张，负重而行，十分凄惨。夹杂在里面的一些军人，有些连枪也没有了，军容不整，狼狈万状。一看而知前线吃了败仗。车队，人流象水滴一样，沿东北方向滚滚而去。估计日本侵略军离芒市不远了，事急矣！连忙飞跑回去禀告老祖母。

家里人也得到了消息，正在做准备。我们居住的院子里一片混乱，丢了好几口大铁锅。老祖母和母亲住处，堆着许许多多银元。这是多年传下的应付动乱的老办法了：在逃难之前，把那些不便携带的，很重的银元埋在地下。找一块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挖一个深坑；把大铁锅放下去，然后把银